

燕北闲人◎编



梁启超
妙语录

..... 一位“新民少年”的醒世恒言

文挟雷生电，惊醒长久睡梦的人心
思随时而变，唤起濡滞不进之故国

.....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目 录

弁言	4
老大中国.....	8
千岁巨厦.....	8
一国奴隶.....	9
人人无耻.....	10
民视官如天帝.....	10
合起来是一条虫.....	11
捡个法治充门面.....	11
失望时代.....	12
防弊积弱.....	13
蓄官如蓄犬.....	13
容容者有功.....	13
兵所以敌民.....	14
民贼驭国术.....	15
万邦丘壑.....	16
希腊之花.....	16
卢梭卢梭其道东.....	16
泰西何以雄强.....	17
顽犷鸷忍俄罗斯.....	18
借日本风，吹中国火.....	18
呼唤豪杰.....	20
专制禁锢良知.....	20
公德告急.....	20
束身寡过即为过.....	21
秘密总是罪恶.....	22
五分钟热度辩.....	23
吾歌谁与和者.....	23
Fear? I never saw fear	24
少年中国.....	26
变者天下之公理.....	26
新国先新民.....	27
民国不可逆转.....	28
讨袁犀辞.....	28
且慢晓晓向外人.....	29
少年中国说.....	29
自由·独立·责任.....	31

自由乃文明之母.....	31
仰庇乃奴性之根.....	32
四万万人皆旁观.....	33
怕离怕叛非真经.....	33
报馆·学术·文化.....	35
《时务报》之盛.....	35
报馆礼赞.....	35
洞见诸子.....	36
思想、学术与翻译.....	37
正统之谬.....	38
陋儒可恨.....	39
教育传谬种.....	39
书法之真.....	40
做个世界人.....	40
从东方到西方.....	42
华人何不南洋建国.....	42
哥伦波风光.....	43
红海真红.....	43
航行月半，只见英国.....	44
纽约观止.....	44
华人之陋.....	45
巴黎穷冬.....	46
项链盒里的方糖.....	46
伦敦雾，英国人.....	47
英国凌烟阁小史.....	47
谁配葬在这里.....	48
警察披挂像史湘云.....	48
议长坐在神龛里.....	49
肫诚到十分.....	49
阿达神圣.....	50
细数人生.....	52
知命与努力.....	52
希望与冒险.....	52
忧患与精神饥荒.....	53
至诚与尽性.....	54
积智与成人.....	54
品人评己.....	56
师友朋辈.....	56
儿女妻卿.....	57
并世大才.....	58
西洋猛人.....	60
启超没什么学问.....	60
“梁启超”里的化学成分.....	61
梁启超可谓思想界的陈涉.....	61

〔附录〕 梁启超年谱简编.....	63
-------------------	----

弁言

我想在这篇弁言里谈三个问题：一是这本小书的特点，二是我与梁启超的缘分，三是关于梁启超其人（这对阅读本书大有裨益）。

梁氏的许多文章文白相间，有时还“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但无论是刊印发行的《梁启超文集》还是网络上一些梁氏的文章，极少有加注的。现在看来，不太好读。为方便阅读，我在那些可能影响阅读的地方加了简注。这算是本书的一个特点。

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他文章里有些词“外人”看不懂，可能属于他家乡话里的词，比如“圈笠”之“笠”，“磨砿”之“砿”，“藻溉”等词。“笠”是关禽的笼子，“砿”是去稻壳的农具，而“藻溉”一词，一般词典和《辞源》里俱无，上网搜也不见解释，只见一处使用，根据上下文推测，可能是南方农事词，指用水冲着粪肥灌溉。

梁启超介绍斯巴达人尚武，写道：“其母之送子从军也，命之曰：‘祝汝负楯而归，否则以楣负汝而归。’”斯巴达母亲的意思大概是要儿子要么持杖（楯）荣归，要么战死用木板抬回来。“楣”通常指门上横木，门上横木比尸体还重还窄，是不适合抬尸体的。有些地方也称檐口椽端的横板为楣，用这个意义上的楣抬尸体还差不多。

梁文中的僻字怪字，绝大部分是异体字和通假字。比如“榱栋崩折”的榱同椽，“恫哉恫哉”的恫同痛，“頽首”的頽同俯，“鸩工”的鸩同纠，“骀背”的骀同鲐等。另外，还有些词虽不生僻，但与现在通常的意义不同，也加了注解，比如“气息才属”是还剩一口气没断，“独立之国”是独处一隅与他国无竞争关系之国。

有些词可能是当初作者的笔误。比如写游览威士敏士达寺（即威斯敏斯特教堂），“入门西便，劈头就是那廿四岁做大宰相的威廉比特遗像”中的“入门西便”，很可能是“入西便门”。另外，“血轮”是血球的旧称（泛指血液），“来复”是星期的旧称，也都标注了。

“篁辱”一词可能系梁氏自造，大约是用竹条抽打侮辱的意思。

“昔有路衣沙奴之野蛮，见果实累累缀树上，攀折不获，刚以斧斫树而捋取之”一句的“刚以斧斫树而捋取之”，许多版本都这样断句。这样断“不成话”——不合语法。可能应该这样断：“刚以斧，斫树而捋取之。”意思是把斧“刚”了，斫树捋取。“刚”是磨使锋利的意思。我乡方言里，“刚”既指磨锋利，还指刀具淬火加钢。有一则童话，其中的大老虎说“我到南山刚刚牙，回来吃你姊妹俩。”这个“刚”就是磨的意思。吾乡说“铡该刚了”，是说铡刀钝了，该淬火加钢了。

中国人可分四种。第一种，不知道梁启超是何许人也的人。大约在一九九九年，一次餐叙中，有一位非常知名的女演员。朋友们谈及我写的一部二十集的电视剧本《一代名流梁启超》，那位心直口快的女演员立即来了职业敏感：“梁启超是男的还是女的，如果是女的可不可以让我出演？”此女演员即属第一种中国人。

第二种，只知梁启超参加过戊戌变法的人。每一位受过中等教育的中国人都属于这第二种人，因为中学历史课必讲康梁戊戌变法。第二种中国人不少，可是可能很少人注意梁启超当时多大岁数——他当时年仅二十六岁。

第三种，还知道梁启超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办报大家、言论巨人的人。读过大学本科新闻

学专业的中国人才能成为这第三种人。他那“笔锋常带情感”的文字曾经风靡一代人。用反复的话说，当时梁任公鼓吹改良则天下皆言改良，梁任公倡言革命则天下群起革命。所有的中国新闻史教材都对梁启超的言论生涯表现出无与伦比的神往。

第四种，读过梁启超传记的人。这种人，不仅知道梁启超的性别，知道他参加了戊戌变法，也知道他是言论大家，还知道梁启超一生其他耸动当时的伟大事迹。

作为本书的编者，我大约十六岁以前属于第一种中国人，十六岁以后进入第二种中国人的范围，二十六岁以后进入第三种中国人的范围，三十四岁以后进入第四种中国人的范围。

梁启超，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别署饮冰子、饮冰室主人、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七八岁时，他就能以“写字狗耙田”对乡里长老的“饮茶龙上水”，以“乌龟石上行”对长老的“白鹤田边立”，被乡人誉为神童。八九岁应县试，梁启超列名县案首，即全县第一名，受到县令大人的单独接见。十二岁上他考中秀才，相当于今天的考上大学；十七岁中举，相当于今天的考取硕士研究生。

中秀才后，省学政大人（约等于省教育厅长）接见几位少年及第者，以表格外垂青。当此之时，十二岁的梁启超跪求学政大人为祖父七十大寿题写寿语以表孝心而荣门楣。三品大员的学政大人惊喜梁启超过人的聪明与孝心，欣然写下数百字的祝寿语。十二龄童中秀才，三品大员写寿语，一时传为佳话，轰动四乡。这是梁启超一生许多戏剧性经历的第一次，也是他人生画卷卓异非凡的第一笔。

更富传奇性的故事发生在他十七岁时。彼时梁启超刚中举，在主、副考官和省学政等人宴请新科举人的礼仪性宴会——鹿鸣宴上，主考官心中盘算着将自己的堂妹许配与他，副主考官则打着为自己的千金择婿选郎的主意。最后是副主考官忍痛割爱，主考官李端之堂妹、前京兆公之女李惠仙得与梁启超缔结良缘。

十二岁的秀才，十七岁的举人，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如此之春风得意，古今罕见。

二十四岁上，梁启超因主办《时务报》名声大噪，言论骄子初露峥嵘。时语有言：“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上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陋，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湖广总督张之洞邀梁赴鄂，于信中竟称比自己年幼三十六岁的梁启超为“卓老”。梁至武昌，张之洞命打开武昌城中门欢迎，还问下属要不要再鸣礼炮。这是迎接钦差大臣的礼仪规格。那天适逢张之洞侄儿新婚之喜，高朋满座，封疆大吏张之洞竟退客不纳，单独与梁启超闭门晤谈。

二十六岁上，梁启超成为戊戌变法运动中最重要联络者、发动者和执行者。变法失败后，谭嗣同等六君子命断菜市口，梁启超则在藏匿日本公使馆多日后，剪辮化装仓皇出逃，经前门火车站、天津日本领事馆、海河码头、塘沽口岸等地，一路险象环生，出人意料。在天津海河码头，梁启超登上了日本军舰，清军仍然夹海河追杀。直到日舰驶出大沽口，驶进公海，惊魂甫定的梁启超才敢走出船舱。面对茫茫大海，梁启超西望故国，血气奋涌，挥泪写下豪迈悲怆的诗篇《去国行》。

二十七岁上，经《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梁启超作为舆论领袖的辉煌达到极致，有“言论界骄子”、“思想界之陈涉”、“舆论之执牛耳者”之盛誉。黄遵宪来函称《新民丛报》发文“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当彼之时，梁氏的新文体和新民说举国风靡，凡识字者几乎无人不受梁氏文字的洗礼。后来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探讨，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新民学会，皆由梁氏新民说而来。

梁启超流亡海外十三年，足迹遍及大洋洲和北美。在纽约，华侨三百人到火车站迎候梁启超。在洛杉矶，迎宾的马队和乐队绕城一周，以示隆诚。迄今为止，这可能是中国人在大洋彼岸受到的规格最高的待遇。由美返日那天，梁启超收到九十六封祝其归棹返航的贺电。

访美期间，梁启超拜访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和托拉斯大王摩根。此后，文字巨匠梁启超开始热心实业，关注财政金融。十年后他之所以能出任袁世凯政府的币制局总裁和段祺瑞政

府的财政总长，正肇基于此。

途经檀香山期间，清政府买通当地英文报纸大肆丑诋梁启超。梁氏不通英文，对此一筹莫展，徒唤奈何。然有一天，报上竟刊载为梁氏辩护、反驳丑诋的英文文章。梁启超感激莫名却苦不知出自何人之手，甚至全檀岛人也不知系何人所为。几天后，一何姓华侨邀梁氏赴家宴。席间，中西人等杂沓，何家二十岁的女儿何蕙珍充任翻译。宴末，何小姐捧出一叠手稿，深情款款告语梁氏：“此乃代先生笔战之手稿，交先生作纪念，愿与先生结为知己！”梁启超自然喜出望外。此后，梁何二人又有数次往还。梁启超最终痛下决心，终止恋情。何蕙珍则终身未嫁人。

辛亥革命前夜，国内立宪呼声高涨，清廷王公亲贵纷纷暗中前往日本，结交作为朝廷钦犯的宪政专家梁启超。梁氏不以身份为念，出谋划策不遗余力，成为朝野立宪运动的灵魂人物。慈禧太后批阅的一些立宪奏章和发布的一些施政纲领，包括出洋考察的清廷五大臣向慈禧太后提交的宪政考察报告，大多出自当时尚为朝廷钦犯的梁启超之手。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梁启超结束十三年的流亡生涯回到祖国。英雄凯旋，京津地区各界名人争往拜谒。“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梁氏人生风光至此造极。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梁启超作为民间代表列席巴黎和会。会上，列强决定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让与日本，北洋政府的代表准备签字。梁启超一面发动在华华侨和留学生表示坚决抗议，一面飞电国内山东将亡，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由此爆发。

次年三月，梁启超自欧返国。当听到去年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至今还有人被关押，梁启超立即致函大总统徐世昌，要求无罪释放“肇事”学生，称若政府先视学生如弟子，学生断不会视政府如寇仇。

梁启超与当时几乎所有并世的第一流人物都有不一般的交往，如光绪皇帝、张之洞、李鸿章、孙中山、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章太炎、谭嗣同、容闳、张謇、徐志摩、胡适、王国维、陈寅恪等。从他与袁世凯的恩怨里既可见政治的波诡云谲，更可见梁氏个人人格的光彩华章。袁世凯出卖过康梁，也极力延揽过梁启超出任其币制局总裁。北洋官场贪渎如墨，袁世凯说梁任公不爱钱，就让他管造钱的事。袁世凯帝制自为时，梁启超则奋起反对。袁以再次驱逐流放相威胁，梁一笑置之，称我是流亡专家，还能怕流亡吗？好友杨度热心于复辟活动，梁启超愤然与之绝交。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写成后，袁私许二十万银元收买，梁启超不为所动，声言我梁某人为四万万人生，不为袁氏一人一姓而生，毅然将文载于报端，京城纸贵三日，举国为之震动。

在师生之谊上，梁启超的幸运无人可比。他是康有为的学生，又是蔡锷的老师。师事康南海是梁启超人生决定性转折的开始，中国近现代之交最著名的一对师徒从此开始其挟风带雨的人生里程。龙虎师徒裹挟来的第一场风雨就是发动在京应试的举人联名上书，请求变法维新，此即中外闻名的公车上书。守旧派主考官徐桐要求下属：“宁枉千人，不许康有为中榜。”由于翁同龢通风报信，康氏在考卷中自觉收敛锋芒，得中第五名进士。梁启超则因其识见卓异，其考卷被考官们误当作康有为的考卷弃掷不顾，名落孙山。

许多人都知道蔡锷发动护国运动，推翻袁世凯洪宪帝制，乃再造共和的大英雄，但很少人知道蔡锷是梁启超最得意的弟子，更少人知道蔡锷之所以坚持反袁并最终成功，实乃出自梁启超的信念、智慧、声望和力行。梁蔡师徒订交于清末维新变法时期。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主讲于长沙时务学堂，邵阳人蔡锷就是这个学堂的学生之一。湖南守旧派人物疯狂反对梁启超惊世骇俗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骂他是康门谬种。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和地方士绅叶德辉鼓动岳麓书院学生将梁诱至孔庙大成殿前群殴。血气方刚的梁启超与蔡锷等友生相约：“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为救国虽万死家破不辞也！”

云南起义之后，蔡锷势单力孤，梁启超“定策于恶网密布之中，冒险于海天万里之外”，

从上海偷渡到越南海防，再由陆路潜往广西，运动陆荣廷举起义旗策应云南。

梁启超晚年执教清华园，与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合称清华国学院四大名教授，至今仍被清华大学视为骄傲。在此期间，梁启超组织邀请泰戈尔、罗素、杜威等名哲来华讲学，堪称一时之盛。

梁启超一生奇闻异事更是不胜枚举。本应徐志摩父子之邀主持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礼，婚礼上却严斥徐陆二人用情不专，离婚再婚，但愿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婚礼。这样的主婚人，可算是空前绝后。蒋百里请梁为自己的一部小书写序，结果一发不可收，最后梁写的序言竟比蒋的正文还长。此序言后来独立成书，即著名的《清代学术概论》。这奇人奇事还包括他的死。梁启超最后死于一起医疗事故。协和医院医生误将他的一个好肾脏切除，这是二十世纪中国最著名的一桩医疗事故。

梁启超终生不倦的兴趣是著书立说。虽然有十三年流亡海外，虽然享年仅五十七岁，他却给后人留下一千四百万字的著述，其篇幅相当于二十七部《史记》，或十四部半《红楼梦》，或八部半《莎士比亚全集》。他一生最后的著述是编撰辛弃疾年谱。朱熹去世，辛弃疾前往吊祭，送挽诗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谁谓公死，凛凛犹生！”抄罢这个“生”字，梁启超如山倾玉倒，再也扶不起自己的那支曾经像如意金箍棒一般凌厉风发的健笔。“生”，是梁启超平生一千四百万字著述里写下的最后一个字。

梁启超的长子、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成婚于梁启超辞世前一年。在美国学建筑的这对少年夫妻，毕业后的第一件作品竟是为他们亲爱的爹爹设计的墓碑。这通碑至今屹立于北京西山卧佛寺梁启超墓前，上书“先考任公府君暨先妣李太夫人墓”。全碑不见“梁启超”三字。

最后，我把辛弃疾吊祭朱熹的那首四句四言诗，也就是任公先生平生一千四百万字著述中最后写的那十六个字，抄在这里，献给先生的在天之灵：“所不朽者，垂万世名。谁谓公死，凛凛犹生！”

燕北闲人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老大中国

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十八省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为人注籍之奴。

千岁巨厦

中国者，天然大一统之国也，人种一统，言语一统，文学一统，教义一统，风俗一统，而其根源莫不由于地势。中国所以逊于泰西者在此，中国所以优于泰西者亦在此。

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但虞内忧，不患外侮，故防弊之意多而兴利之意少，怀安之念重而虑危之念轻。秦后至今，垂二千年，时局匪有大殊，故治法亦可不改。使能闭关画界，永绝外敌，终古为独立之国，则墨守斯法，世世仍之，稍加整顿，未尝不足以治天下，而无如其忽与泰西诸国相遇也。（独立之国，独踞一隅，与他国无竞争关系之国，如古代的中国、印度。）

昔者中国为一统独治之国，内患虽多，外忧非剧，故扰乱之种子，常得而弥缝之。纵有一姓之兴亡，无关全种之荣瘁。今也不然。全地球人种之竞争，愈转愈剧。万马之足，万锋之刃，相率而向我支那。虽合无量数聪明才智之士以应对之，犹恐不得当，乃群无脑、无骨、无血、无气之俦，偃然高坐、酣然长睡于此世界之中，其将如何而可也？

中国数千年以来历史，以天然之破坏相终始者也。远者勿具论，请言百年以来之事。此百余年间，我十八行省之公地，何处非以血为染，我四百余兆之同胞，何日非以肉为糜。昔人云：“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吾亦欲曰：“一破坏之不忍，而终古以破坏乎？”我国民试矫首一望，见夫欧、美、日本之以破坏治破坏，而永绝内乱之萌蘖也，不知亦曾有动于其心而为临渊之羨焉否也？

今有巨厦，更历千岁，瓦墁毁坏，榱栋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睹其危险，惟知痛哭，束手待毙，不思拯救；又其上者，补苴罅漏，弥缝蚁穴，苟安时日，以冀有功。此三人者，用心不同，漂摇一至，同归死亡。善居室者，去其废坏，廓清而更张之，鸠工庀材，以新厥构，图始虽艰，及其成也，轮焉奂焉，高枕无忧也。惟国亦然，由前之说罔不亡，由后之说罔不强。（墁，音 mǎn，地面的铺饰。榱，音 cuī，同椽。枵，音 xiào，空。圮，音 pǐ，塌。苴，音 jū。补苴，缝补。鸠同纠，集也。庀，音 pǐ，备。）

昔时之民贼，初不料其有今日之时局也，故务以驯民、餽民、役民、监民为独一无二之秘传，譬犹居家设廛者，虑其子弟伙伴之盗其物也，于是一一桎梏之，拘挛之，或闭之于暗室焉。夫如是，则吾固信其无能为盗者矣，其如家务廛务之废弛何？废弛犹可救也，一旦有外盗焉，哄然坏其门，入其堂，括其货物，迁其重器，彼时为子弟伙伴者，虽欲救之，其奈桎梏拘挛而不能行，暗室仍闭而莫为启，则惟有瞠目结舌，听外盗之入此室处，或划然长啸以去而已。今日我中国之情形，有类于是。（餽，音 tiǎn，诱取。）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以吾观之，则数千年之所谓治者，岂真治哉？特偶乘人心厌乱之既极，又加以杀人过半，户口顿减，谋食较易，相与帖然苟安而已！实则其中所含扰乱之种子，正多且剧也。

中国之行新政也，用西人者，其事多成；不用西人者，其事多败。询其故，则曰：“西人明达，华人固陋；西人奉法，华人营私也。”

天倾已压将非梦，雅废夷侵不自今。安息葡萄柯叶悴，夜郎蒟酱信音沉。好风不度关山路，奈此中原万里阴。（蒟，音 jǔ。蒟酱，蒟果做的果酒。）

积数十年之八股，白折、当差、捱棒、手本、唱喏、磕头、请安、千辛万苦，千苦万辛，乃始得此红顶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号，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毕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儿拾金一锭，虽轰雷盘旋其顶上，而两手犹紧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顾也，非所知也，非所闻也。即使果亡矣，果分矣，而吾今年七十矣，八十矣，但求其一两年内，洋人不来，强盗不起，我已快活过了一世矣！今之所谓老后、老臣、老将、老吏者，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手段，皆具于是矣。

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十八省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为人注籍之奴。

一国奴隶

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

数千年民贼之以奴隶视吾民。彼之以奴隶视吾民，犹可言也，吾民之以奴隶自居，不可言也。孟子曰：“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故使我诚不甘为奴隶，则必无能奴隶我者。

嗟乎，吾不解吾国民之秉奴隶性者何其多也！其拥高官、籍厚禄盘踞要津者，皆秉奴性独优之人也。苟不有此性，则不能一日立于名场利藪间也。一国中最有权势者，既在于此辈，故举国之人，他无所学，而惟以学为奴隶为事。驱所谓聪明俊秀第一等之人，相率而入于奴隶学校，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天下可骇可痛之事，孰有过此者！

天下惟能谄人者为能骄人，亦惟能骄人者为能谄人。

州县之视百姓则奴隶矣，及其对道府以上则自居于奴隶也。监司道府之视州县则奴隶矣，及其对督抚则自居于奴隶也。督抚视司道以下皆奴隶矣，及其对君后则自居于奴隶也。其甚者，乃至对枢垣阁臣，或对至秽至贱之宦寺宫妾，亦往往自居奴隶也。若是乎，举国之大，竟无一人不被人视为奴隶者，亦无一人不自居奴隶者，奴隶视人之人亦即为自居奴隶之人，岂不异哉！岂不痛哉！

其自居奴隶时所受之耻辱苦孽，还以取偿于彼所奴隶视之之人，故虽日日为奴而不觉其苦，反觉其乐；不觉其辱，反觉其荣焉。不见夫土豪乎，皂役乎，彼入而见长官也，局脊瑟缩无所容，吮痛舐痔无不至，及出而武断乡曲，则如虎付翼，择肉而食，而小民之畏彼媚彼奔走而奉养彼者，固自不乏人矣。若是乎，则彼之得者，足以偿所失而有余也；若是乎，奴隶不可为而果可为也。是以一国之人转相仿效，如蚁附膻，如蝇逐臭，如疫症之播染，如肺病之传种。

愤时忧国者则斥为多事，合群讲学者则目为朋党，以一物不知者为谨慝，以全无心肝者为善良。此等见地，深入人心，遂使举国皆盲瞽之态，尽人皆妾妇之容。（慝，音 què，诚实）

夫奴性也，愚昧也，为我也，好伪也，怯懦也，无动也，皆天下最可耻之事也。今不惟不耻之而已，遇有一不具奴性、不甘愚昧、不专为我、不甚好伪、不安怯懦、不乐无动者，则举国之人，视之为怪物，视之为大逆不道。是非易位，憎尚反常，人之失其本性，乃至若是！

彼数千年民贼之所以驯伏吾民者，其用心至苦，其方法至密，其手段至辣也。如妇女之缠足者然，自幼而缠之，历数十年，及其长也，虽释放之亦不能良于行矣，盖足之本性已失

也。曾国藩曰：“今日之中国，遂成一不痛不痒之世界。”嗟乎，谁为为之？而今我国民一至于此极也？

极目中原幕色深，蹉跎负尽百年心。那将涕泪三千斛，换得头颅十万金。鹄拜故林魂寂寞，鹤归华表气萧森。恩仇稠叠盈怀抱，抚髀空为梁父吟。

人人无耻

官惟无耻，故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不习法律而敢于司李。瞽聋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耄颐，犹恋栈豆。接见西官，栗栗变色，听言若闻雷，睹颜若谈虎。其下焉者，饱食无事，趋衙听鼓，旅进旅退，濡濡若驱群豕，曾不为怪。（李同理，司李即断案。濡濡，温软沉湎貌。）

士惟无耻，故一书不读，一物不知，出穿窬之技以作搭题，甘囚虏之容以受收检，裹八股八韵，谓极宇宙之文；守高头讲章，谓穷天人之奥。（窬同逾。穿窬，翻墙行窃。裹，音yì，纠缠。）

商惟无耻，故不讲制造，不务转运，攘窃于室内，授利于渔人。其甚者，习言语为奉承西商之地，入学堂为操练买办之才，充犬马之役则耀于乡间，假狐虎之威乃辄其同族。

兵惟无耻，故老弱羸病苟且充额，力不能胜匹雏，耳未闻谭战事，以养兵十年之蓄，饮酒看花，距前敌百里而遥，望风弃甲。

民惟无耻，百人之中，识字者不及三十，安之若素。五印毒物，天下所视为魁，命为鸩，乃遍国种之，遍国嗜之；男妇老弱，十室八九，依之若命。缠足陋习，倡优之容，天刑之惨，习之若性。（五印，五印度之省略，东西南北中印度。）

嗟乎！之数无耻者，身有一于此罔不废，家有一于此罔不破，国有一于此罔不亡。使易其地居殷周之世，则放巢流彘之事，兴不旋踵；使移此辈实欧、墨之域，则波兰、突厥之辙，将塞天壤。吾不解天之所毒中国者何以如此其甚也，吾又不解中国人之自绝于天者又何以如此其至也。

民视官如天帝

言民事者莫不瞋目切齿怒发曰：“彼历代之民贼，束缚驰骤、磨牙吮血以侵我民自由之权，是可忍孰不可忍！”饮冰子曰：“其无尔！苟我民不放弃其自由权，民贼孰得而侵之？以人之能侵我，而知我国民自放自弃之罪不可道矣，曾不自罪而犹罪人耶？”

昔法兰西之民，自放弃其自由，于是国王侵之，贵族侵之，当十八世纪之末，黯惨不复睹天日。法人一旦自悟其罪，自悔其罪，大革命起，而法民之自由权完全无缺以至今日，谁复能侵之者？

昔有某画报，绘中国人之状态者，图为一梯，梯有级，级有人，级千百焉，人无量数焉。每级之人，各皆向其上级之人稽首顶礼，各皆以足蹴踏其下级者。人人皆顶礼人焉，人人皆蹴踏人焉。虽曰虐谑，亦实情也。

乡曲小民，视官吏如天帝，望衙署如宫阙，奉缙绅如神明。昔西报尝有戏言，谓在德国为俾斯麦，不如在中国做一知县；在英国为格兰斯顿，不如在中国做一县丞，非过言也。然则官吏之所以骄横暴戾，日甚一日者，未尝不由民间骄纵之而养成之也。

二千年之腐气败习，深入于国民之脑，遂使群国之人，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温温如菩萨，戢戢如驯羊。呜呼！人孰不恶争乱而乐和平，而乌知和平之弱我、毒我乃如是之酷也。（戢，音jí。戢戢，顺从貌。）

合起来是一条虫

我们中国人最大的缺点，在没有组织能力，在没有法治精神。拿一个一个的中国人和一个一个的欧美人分开比较，无论当学生，当兵，办商业，做工艺，我们的成绩丝毫不让他们。但是他们合起十个人，力量便加十倍，能做成十倍大规模的事业；合起千百万个人，力量便加千百万倍，能做成千百万倍大规模的事业。

中国人不然。多合了一个人，不惟力量不能加增，因冲突掣肘的结果，彼此能力相消，比前倒反减了。合的人越发多，力量便减到零度。所以私家开个铺子都会赚钱，股份公司什有九要倒账。很勇敢的兵丁，合起来做个军队，都成败类。立宪共和更闹成个四不像。

总之凡属要经一番组织的事业，到中国人手里，总是一塌糊涂了结。但是没组织的社会和有组织的社会碰头，直是挤不过去，结果非被淘汰不可。

然则人家的组织能力从何而来，我们为什么竟自没有呢？我想起来，差别只有一件，就是有无“法治精神”。一群人为什么能结合起来，靠的是一种共同生活的规条，大众都在这规条的范围内分工协力。若是始终没有规条，或是规条定了不算账，或是存了一个利用的心，各人仍旧是希图自己的便利，这群体如何能成立？便不能共同生活。

我初时在想，这个不要是我国天赋的劣根性罢。果然如此，便免不了最后的生存淘汰，真可惊心动魄！后来细想，知道不然，乃是从前的历史把这种良能压住了，久未发达。因为从前过的是单调生活，不是共同生活，自然没有什么合理的公守规条。从前国家和家族，都是由命令和服从两种关系结构而成。命令的人，权力无上，不容有公认规则来束缚他；服从的人，只随时等着命令下来就去照办，也用不着公认规则。因此之故，法治两字，在从前的社会，可谓全无意义。

人类的开化是向共同生活而趋，便叫我们觉得没有组织便不能存活。若不把组织的良能重新浚发出来，这身子从何托命？什么是良能？只法治精神便是了。

捡个法治充门面

若是法律定了不算账，白纸上洒些黑墨来哄人，方便自己的要他，不方便的就随时抹杀，那么何必要这些法律？就有了立法权又中何用呢？讲到这一点，那些半野蛮未开化的军阀不足责了，就是我们高谈宪政的一派人，也不能不分担责任。因为他们蔑法的举动，我们虽然不是共犯，但一时为意气所蔽，竟有点不以为非了。就只一点，便是对国民负了莫大罪恶。

英国人爱政治活动就像爱打球，同是一种团体竞技的玩意儿，须知他们打球也是最讲规则的，不尊重规则，就再没有人肯和你玩了。就算中国人打牌，也有他种种规则，若打输了就推翻桌子，还成话吗？我们办了几年共和政治，演的都是翻桌子把戏，这却从何说起！他们不制定一种法律便罢，一经制定，便神圣不可侵犯，并经一定程序改废之后，是有绝对效力，无论何人都要服从。所以他们对于立法事业，丝毫不肯放过，人民有了立法权，就算有了自由，都是为此。

欧美人的社会，大而国家政治，小而团体游戏，人人心坎中，都认定若干应行共守的规则，觉得他神圣不可侵犯。这种规则，无论叫做法律叫做章程叫做条例叫做公约，无论成文或不成文，要之，初时是不肯轻易公认，一经公认之后便不许违反又不许利用。一群人靠了这个，便像一付机器有了发动机，个个轮子自然按部就班的运行。我国人这种观念，始终没有养成。

近来听见世界有个“法治”的名词，也想捡来充个门面，至于法治精神，却分毫未曾领会。国会、省议会，天天看见第几条第几项的在那里议，其实政府就没有把他当一回事，人

民就没有把他当一回事，议员自身更没有把他当一回事。什么公司咧，什么协会咧，个个都有很体面的几十条章程，按到实际，不过白纸上印了几行黑墨。许多人日日大声疾呼，说最要紧是合群结团体，你想在这种脾气之下，群怎么能合，团体怎么能成？其实提倡的人，先自做了这种脾气的奴隶，这还有什么好说呢？

失望时代

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用之语，只有以“国家”二字并称者，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者。国家者何？国民者何？国家者，以国为一家私产之称也。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

中人不讲卫生，婚期太早，以是传种，种已孱弱；及其就傅之后，终日伏案，闭置一室，绝无运动，耗目力而昏眊，未黄耆而骀背；且复习为娇惰，绝无自营自活之风，衣食举动，一切需人，以文弱为美称，以羸怯为娇贵，翩翩年少，弱不禁风，名曰丈夫，弱于少女；弱冠而后，则又缠绵床第以耗其精力，吸食鸦片以戕其身体，鬼躁鬼幽，跣步欹跌，血不华色，面有死容，病体奄奄，气息才属——合四万万人，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呜呼，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以此而出与犷猛枭鸷之异族遇，是犹驱侏儒以斗巨无霸，彼虽不持一械，一挥手而我已倾跌矣。呜呼，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吾望我同胞练其筋骨，习于勇力，无奄然颓惫以坐废也！（耆，音 gǒu，脸上的老年斑。骀同鲐，音 tài。鲐鱼有背斑。骀背，背上生老年斑。气息才属，仅剩一口气没断。）

呜呼，中国人之为戮民久矣！天戮之，人戮之，暴君戮之，污吏戮之，异族戮之。其所以戮之之具，则饥戮之，寒戮之，天戮之，疴戮之，刑狱戮之，窃贼戮之，干戈戮之。文明国中有一人横死者，无论为冤惨、为当罪，而死者之名必出现于新闻纸中三数次，乃至百数十次。所谓贵人道、重民命者，不当如是耶？若中国则何有焉？草薶耳，禽猕耳。虽日死千人焉，万人焉，其谁知之？亦幸而此传种学最精之国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其林林总总者如故也。（薶同荆。猕，音 xiǎn，猎杀。）

当民国成立前后几年间，法政总算是最时髦的学问。除国立各校外，私立的法政专门大学差不多有十几家，学生也是爱学法政的人占大多数。那动机也无庸为讳，恐怕有一半是出于想做官的心理。如今不惟人人知道官没什么做头，而且都觉得做官是一件极可耻的事。这种现象，不能不说是进化勇决的表征。但反动的结果，便不知不觉连法政这一科学问也渐渐轻蔑起来，厌恶起来。

社会上因为政客成了坏名词，便相戒不谈政治；学生因为知道想做官是可耻，便迟疑不肯学法政。这不能不说是近两三年来的一种社会病态。

希望者灵魂之粮也，失望者希望之魔也，今日我国民全陷落于失望时代。希望政府，政府失望；希望疆吏，疆吏失望；希望民党，民党失望；希望渐进，渐进失望；希望暴动，暴动失望；希望自力，自力失望；希望他力，他力失望。

防弊积弱

今日之政术，不知经几百千万枭雄险鸷、敏练桀黠之民贼所运算布画、斟酌损益，而今乃集其大成者也。吾尝遍读二十四朝之政史，遍历现今之政界，于参伍错综之中而考得其要领之所在，盖其治理之成绩有三：曰愚其民，柔其民，涣其民是也。而所以能收此成绩者，其持术有四：曰驯之之术，曰餽之之术，曰役之之术，曰监之之术是也。

蓄官如蓄犬

彼民贼（君主）既攘国家为己一家之私产矣，然国家之大，非一家子弟数人可以督治而铃辖之也，不得不求助我者，于是官吏立焉。（铃同钳。）

昔者明之太祖，本朝之高宗，其操纵群臣之法，有奇妙不可思议者，直如玩婴儿于股掌，戏猴犬于剧场，使立其朝者不复知廉耻为何物，道义为何物，权利为何物，责任为何物，而惟屏息踧伏于一王之下。夫既无国事民事之可办，则任豪杰为官吏，与任木偶为官吏等耳，而驾驭豪杰，总不如驾驭木偶之易易。

齐桓公好紫，一国服紫。汉高祖恶儒，诸臣无敢儒冠。曹操号令于国中曰：“有从我游者，吾能富而贵之。”盖彼踞要津、握重权之人，出其小小手段，已足令全国之人，载颠载倒，如狂如醉，争先恐后，奔走而趋就之矣。而其趋之最巧、得之最捷者，必一国中聪明最高、才力最强之人也。既已餽得此最有聪明才力者，皆入于其彀中，则下此之猥猥碌碌者，更何有焉？直鞭箠之、圈笠之而已。（箠，音 chuí，鞭子、鞭打。圈笠，关禽的笼子。）

彼蚁之在于垤也，自吾人视之，觉其至微贱、至么么而可怜也，而其中有大有者焉，有小者侯焉。群蚁营营逐逐，以企仰此无量之光荣，莫肯让也，莫或怠也。

彼越南之沦于法也，一切政权、土地权、财权，皆握于他人之手，本国人无一得与闻。自吾人视之，觉其局天踏地，无生人之趣也，而不知越南固仍有其所谓官职焉，仍有其所谓科第焉。每三年开科取士，其状元之荣耀，无以异于昔时。越人之企望而争趋之者，至今犹若鶩焉。

当顺治、康熙间，天下思明，反侧不安，圣祖仁皇帝，一开博学鸿词科，再设明史馆，搜罗遗佚，征辟入都，位之以一清秩、一空名，而天下帖帖然戢戢然矣，盖所以餽民者得其道也。此术也，前此地球各专制之国莫不用之，而其最娴熟精巧而著有成效者，中国为最矣！

畜犬见其主人，摇头摆尾，前趋后蹶者，为求食也；游妓遇其所欢，涂脂抹粉，目挑心招者，为缠头也。故苟持一脔之肉以餽畜犬，则任使之如何跳掷，如何回旋，无不如意也；缠千金于腰以餽游妓，则任使之如何献媚，如何送情，无不如意也。民贼之餽吾民，亦若是也。

容容者有功

先王之为天下也公，故务治事；后世之为天下也私，故各防弊。务治事者，虽不免小弊，而利之所存，恒足以相掩；务防弊者，一弊未弭，百弊已起，如葺漏屋，愈葺愈漏，如补破衲，愈补愈破。务治事者，用得其人则治，不得其人则乱；务防弊者，用不得其人而弊滋多，

即用得其人而事亦不治。

古者天子时巡，与国人交，君于其臣，贱亦答拜。汉世丞相谒天子，御座为起，在舆为下，郡县小吏，常得召见。后世恐天泽之分不严也，九重深闭，非执政无由得见。防之诚密矣，然生长深宫，不闻外事，见贤士大夫之时少，亲宦官宫妾之时多，则主德必昏也。上下睽孤，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也。

自秦迄明，垂二千年，法禁则日密，政教则日夷，君权则日尊，国威则日损。上自庶官，下自亿姓，游于文网之中，习焉安焉，驯焉扰焉，静而不能动，愚而不能智。

古之学者，以文会友；师儒之官，以道得民。后世恐其聚众而持清议也，于是戒会党之名，严讲学之禁。防之诚密矣，然而儒不谈道，独学孤陋，人才凋落，士气不昌，徒使无忌惮之小人，借此名以陷君子，为一网打尽之计也。

古者长官有佐无贰，所以尽其权，专其责，易于考绩。后世惧一部之事，一人独专其权也，于是既有尚书，复有侍郎，重以管部，计一部而长官七人，人人无权，人人无责。防之诚密矣，然不相掣肘，即相推诿，无一事能举也。

悠悠二千岁，莽莽十数姓，谋谟之臣比肩，掌故之书充栋，要其立法之根，不出此防弊之一心。谬种流传，遂成通理，以缜密安静为美德，以好事喜功为恶词，容容者有功，峣峣者必缺，在官者以持禄保位为第一义，缀学者以束身自好为第一流。（峣，音 yáo，高貌。）

西方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权。何谓自主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则天下平矣。防弊者欲使治人者有权，而受治者无权，收人人自主之权，而归诸一人，故曰私。权也者，兼事与利言之也。使以一人能任天下人所当为之事，则即以一人独享天下人所当得之利，君子不以为泰也。

语以开铁路，必曰恐妨舟车之利也；语以兴机器，必曰恐夺小民之业也；语以振商务，必曰恐坏淳朴之风也；语以设学会，必曰恐导标榜之习也；语以改科举，必曰恐开躁进之门也；语以铸币楮，必曰恐蹈宋元之辙也；语以采矿产，必曰恐为晚明之续也；语以变武科，必曰恐民挟兵器以为乱也；语以轻刑律，必曰恐民藐法纪而滋事也。坐此一念（指“防弊之心”），百度不张。譬之忡病，自惊自怛，以废寝食；譬之痿病，不痛不痒，僵卧床褥，以待死期。岂不异哉！岂不伤哉！

兵所以敌民

某西人语与某亲王曰：“贵国之兵太劣，不足与列强驰骋于疆场，何不整顿之？”某亲王曰：“吾国之兵，用以防家贼而已。”呜呼！此三字者，盖将数千年民贼之肺肝和盘托出者也。

既以国民为家贼，则防之之道，固不得不密。伪尊六艺，屏黜百家，所以监民之心思，使不敢研究公理也；厉禁立会，相戒讲学，所以监民之结集，使不得联通声气也；仇视报馆，兴文字狱，所以监民之耳目，使不得闻见异物也；罪人则孥，邻保连坐，所以监民之举动，使不得独立无惧也。

举国臣民入其彀者，十而八九矣。虽然，一国之大，安保无一二非常豪杰，不甘为奴隶、为妾妇、为机器者？又安保无一二不逞之徒，蹈其瑕隙，而学陈涉之辍耕陇畔，效石勒之倚啸东门者？是不可以不监。是故有官焉，有兵焉，有法律焉，皆监民之具也。取于民之租税，所以充监民之经费也；设科第，开仕途，则于民中选出若干人而使之自监其侪也。故他国之兵所以敌外侮，而中国之兵所以敌其民也。

今日文明诸国所最尊重者，如思想之自由，信教之自由，集会之自由，言论之自由，著述之自由，行动之自由，皆一一严监而紧缚之。监之缚之之既久，贤智无所容其发愤，桀黠无所容其跳梁，则惟有灰心短气，随波逐流，仍入于奴隶、妾妇、机器之队中，或且捷足

争利，摇尾乞怜，以苟取富贵，雄长侪辈而已。今日中国国民腐败至于斯极，皆由此也。

民贼驭国术

纵成今日之官吏者，今日之国民也；造成今日之国民者，昔日之政术也。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此实中国数千年来政术之总根源也！彼私产者，是由夺得天下之公产以为己物者也。故其所最患者，在原主人一旦起而复还之。原主人者谁？国民是也。国民如何然后能复还其公产？必有气焉而后可，必有智焉而后可，必有力焉而后可，必有群焉而后可，必有动焉而后可。但使能挫其气，窒其智，消其力，散其群，制其动，则原主人永远不能复起，而私产乃如磐石苞桑而无所患。（苞桑，桑树之本，喻稳固。）

彼民贼其知之矣，故其所施政术，无一不以此五者（挫其气，窒其智，消其力，散其群，制其动。）为鹄，千条万绪而不紊其领，百变亿化而不离其宗。多历一年，则其网愈密；多更一事，则其术愈工。

今日之政术，不知经几百千万枭雄险鸷、敏练桀黠之民贼所运算布画、斟酌损益，而今乃集其大成者也。吾尝遍读二十四朝之政史，遍历现今之政界，于参伍错综之中而考得其要领之所在，盖其治理之成绩有三：曰愚其民，柔其民，涣其民是也。而所以能收此成绩者，其持术有四：曰驯之之术，曰餽之之术，曰役之之术，曰监之之术是也。

中国之用官吏，一如西人之用机器——有呆板之位置，有一定之行动，满盘机器，其部件不下千百万，以一人转折之而绰绰然矣。全国官吏，其人数不下千百万，以一人驾驭之，而戢戢然矣。其所以能如此者，由役之得其术也。夫机器者，无脑、无骨、无血、无气之死物也。今举国之官吏，皆变成无脑、无骨、无血、无气之死物。所以，为驾驭者计则得矣，顾何以能立于今日文明竞进之世界乎？

万邦丘壑

法国之惨祸，由于革命诸人借自由之名以生祸，而非自由之为祸。中国数千年来，无“自由”二字，而历代鼎革之惨祸，亦岂下于法国哉！然则祸天下者，全在其人，而不能以归罪于所托之名。且以自由而生惨祸者，经此惨祸之后，尚可进于文明之一日；不以自由而生惨祸者，其惨祸日出而不知所穷，中国数千年是也。

希腊之花

吾读斯巴达史，怪其以不满千里之地，不盈万人之族，而赫赫然留绝大之名誉于历史上，至今二千余岁，论政体者必举之，论教育者必举之。

斯巴达之教育，一干涉严酷之军人教育也。婴儿之生，必由官验其体格，不及格者扑灭之。生及七岁，即使入幼年军队，教以体育，跣足裸体，恶衣菲食，以养成其任受劳苦、凌犯寒暑、忍耐饥渴之习惯。饮食教诲，皆国家专司其事。成年结婚而后，亦不许私处家中，日则会食于公堂，夜则共寝于营幕。乃至妇人女子亦与男子同受严峻之训练。虽老妇少女亦皆有剽悍勇侠之风。其母之送子从军也，命之曰：“祝汝负楛而归，否则以楣负汝而归。”举国之男女老少，莫不轻死好胜，习以成性，故其从征赴敌如习体操，如赴宴会，冒死喋血，曾不知有畏怯退缩之一事。（一干，全，皆。楛，音 jū，手杖。楣，檐板。）

彼斯巴达一弹丸之国耳，举国民族，寥寥不及万人，乃能内制数十万之异族，外挫十余万之波军，雄霸希腊，与雅典狎主齐盟也。

斯巴达主干涉，雅典主自由；斯巴达重阶级，雅典重平等；斯巴达善保守，雅典善改进；斯巴达右武，雅典右文；斯巴达贵刻苦，雅典贵乐利。

斯巴达骤强，而雅典渐进也；斯巴达之建国专赖一豪杰之力，而雅典之建国则由民族全体运动力使然也。

古代之文明极盛于希腊，希腊之文学荟萃于雅典，雅典之学术集成于亚里士多德一身。

希腊者，欧罗巴之母也，政治出于是，学术出于是，文学出于是，技艺出于是，乃至言语风俗有形无形之事物，无一不出于是。虽谓无希腊则无欧罗巴，非过言也。

今日世界上诸有名誉之国，皆移植雅典之花以自庄严也。

卢梭卢梭其道东

法国之民最好动，无一时而能静。中国之民最好静，经千年而不动。故卢梭诸贤之论，施之于法国诚为取乱之具，而施之于中国适为兴治之机，如参桂之药，投之病热者则增其剧，而投之体虚者则正起其衰也。

史学家无不以法国革命为新旧两世界之关键。

法国之惨祸，由于革命诸人借自由之名以生祸，而非自由之为祸。中国数千年来，无“自由”二字，而历代鼎革之惨祸，亦岂下于法国哉！然则祸天下者，全在其人，而不能以归罪于所托之名。且以自由而生惨祸者，经此惨祸之后，尚可进于文明之一日；不以自由而生惨祸者，其惨祸日出而不知所穷，中国数千年是也。